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AOXUEZHE WENKU

西欧文学史指要

[俄罗斯]卢纳察尔斯基 ● 著

郭家申 ● 译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2844

I560.09

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AOXUEZHE WENKU

西欧文学史指要



[俄罗斯]卢纳察尔斯基●著

郭家申●译注

I560.09
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欧文学史指要 / [俄]卢纳察尔斯基著, 郭家申译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161 - 3475 - 7

I. ①西… II. ①卢…②郭… III. ①文学史 - 研究 - 西欧
IV. ①I560.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41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卢纳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集《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的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鼓舞了俄国乃至世界的劳苦大众；革命斗争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以列宁为代表的杰出的新型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都能高瞻远瞩，鉴往知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其中不乏博学多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卢纳察尔斯基就是这批人中当之无愧的一员。他早年入党，追随列宁，是一位满腔热情的革命者；他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深谙艺术理论、美学、批评、文学创作，一生著述甚丰，是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在工作中屡有失误，甚至错误，每每受到党的，特别是列宁的批评（有时是很严厉的），但他始终把自己毕生的活动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受列宁的器重和尊敬，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文化教育要职。58 岁时他受命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不幸于赴任途中在法国病故，过早离开人世，为革命，为人民，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此，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讣告称他是‘功勋卓著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10 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为卢氏的《西欧文学史指要》的中译本写一点简介时，觉得上面这段文字还是能够概括卢纳察尔斯基一生活动的真实面貌。的确，卢氏有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对西方艺术有着深刻的了解，加之他对革命的热情和坦荡的民主作风，在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积极培养新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诞生，如果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算起也只是一百多年时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蔡特金等人，他们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问题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和重要观点，但真正把

这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恐怕当属卢纳察尔斯基了。他凭借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深厚造诣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对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类文化遗产，历史地看待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和艺术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重要论述。他的许多论著乃至艺术创作，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文艺乃至后来苏联文学的成长，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时候，回首卢纳察尔斯基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著作，使我们感到它们并未因自己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而失去自身的亮点和价值，相反，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的园地，使我们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产生、成长、发展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使今天的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对历史与现代纷繁的文艺现象采取严肃的科学分析的眼光，认真地进行鉴别，以便更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卢纳察尔斯基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月革命胜利前，他侨居国外，对西方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作过深入的研究，跟西方当时的许多艺术大家有过交往，甚至还将他们的一些作品介绍到俄国；他自己也写过反映西方人民生活的作品。这种特殊的革命经历和学术历练，使他作为一个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共产党员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系统历史与现状，形成了有别于以往传统观点的独特的看法。这本《西欧文学史指要》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著述之一。这是 1923—1924 年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稿，经作者修订出版后，曾作为苏联高校的辅助教材使用过。作者在出版前言中说，他的讲座是专门为不久前还是红军战士或指挥员的年轻学员们开的；他们大都是党的工作者，亲身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恢复苏维埃初期的国民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造者。为响应列宁 1920 年 10 月 2 日在俄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青年人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的号召，国家专门派他们来系统接受作为人类共同文化宝库的西欧文学史教育。卢纳察尔斯基当时已是俄联邦人民教育委员，当时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应该借讲座的机会，结合自己革命的经历，系统地讲一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从民间口头文学直到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慎重思

考，讲座既要考虑到历史的纵深，又要着眼于地域的跨度，所以内容涉及面很广；在他旁征博引，系统讲述西欧文学史的各个重要时段的同时，还要力求将浩瀚丰富的内容浓缩在学校规定的有限课时内，加之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讲座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卢纳察尔斯基做到了。学员们听后非常满意。13讲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观点鲜明，从荷马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欧文学史的各个关键点都讲到了。考虑到学员们文化水平各异，不可能对他们做通常的学院式的学术讲座，只能采取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紧密联系实际讲课方式。讲课人的主要意图是使学员们“对文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让大家“喜欢上文学”，不仅学会否定过去的文化垃圾，更要学会吸收其中大量的精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通过大量的文学事实，阐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原则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文学的积极态度，课程始终贯彻着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精神。

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刚刚起步，高校和学术界这方面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非常普遍，一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所谓“文化历史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形式论”等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卢纳察尔斯基的《西欧文学史指要》讲座正逢其时，别有一番意义，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西欧文学史研究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在西欧文学史研究方面充其量也只有文学史家和莎士比亚研究家Н. И. 斯托罗任科原先的旧讲稿和文学评论家Ф. Д. 巴秋什科夫主编的、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编写的19世纪西方文学史等已经老掉牙了的东西。另外，苏联文学史家柯甘的《西欧文学史纲》，也只是在参照丹麦实证主义文学史家布兰代斯的《19世纪欧洲文学主流》的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一番诠释的著作，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很重。而当时颇有影响的苏联文艺学家B. М. 弗里契的《西方文学发展史纲》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系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错误观点，报刊上也有人站出来批评，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但这方面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当属卢纳察尔斯基的《西欧文学史指要》了，它针对所谓的“文化历史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形式论”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文学史上的各种创作活动。

卢纳察尔斯基所指的“要”是什么呢？

他在讲座中总的思路要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交替论为出发

点,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总体考察,阐明每一种社会形态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宝库都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特有的历史印记,从而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文化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意义;要求学员们在对待文化遗产上一定要抱着分析批判但又十分爱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卢纳察尔斯基在系统介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古代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突出特点,深刻说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的复杂性,对巴洛克艺术、古典主义、洛克风格 and 感伤主义作了介绍,指出18世纪启蒙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浪漫主义精彩纷呈的艺术多样性,特别强调了19世纪和20世纪现实主义的重要价值和独有特性。他从各个方面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文学艺术,对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新生文学作了乐观的展望;在俄国批评史上,是他最先指出西欧文学史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的诞生,指出了它的历史规律和光明前景。他对各个时代文学实践的分析,总是紧紧扣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所以他对作品的诠释既丰富多彩,又鲜明生动,我们从第6讲中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他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同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在分析西欧文学流派各自特点的同时,卢纳察尔斯基非常善于抓住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勾勒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等大家的创作肖像时,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总的面貌也就非常清楚了:对社会矛盾的无情揭露,狠狠鞭挞了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特别是在第12讲里他指出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诸如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关于工人阶级题材的描写和巴尔扎克笔下刚刚萌发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认为,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真实艺术的伟大学校,是苏联青年作家应该认真学习的瑰宝与典范。

卢纳察尔斯基反对艺术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作风;他认为,一切现实主义艺术大家的创作个性都是非常复杂的,是独一无二的,认为以真实著称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无疑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见第12讲);他的这一将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相互结合起来的观点,和持有相似看法的高尔基的观点非常接近。但俄国革命前关于西欧文学现实主义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很少有专门谈论作家的创作方法和某个历史时期现实主义的论著。卢纳察尔斯基不得不将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作为自己讲座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入浅出地指出与过去密切相关的苏联文学发展的光明前

景。他告诫学员们一定要认真鉴别真批判现实主义、假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这在早期苏联文学中关于如何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如何对现实主义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避免因滥用现实主义概念而使现实主义的本质荡然无存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卢纳察尔斯基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十月革命后的俄苏文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进步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卢纳察尔斯基在讲座中没有专门讲 18—20 世纪的俄国文学，只是偶尔提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某些情况，供听众查考，因为学校当时开有一门专讲俄罗斯文学的课程。他不同意托洛茨基否定工人阶级文学存在的可能并有其发展规律的观点，认为当时的苏联文学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前途无量。他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与手段；他以大量事实说明人民群众在文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说明剥削阶级和宗教思想对文艺的有害影响。他的这些论述虽然观点鲜明，但不免失于简单化，特别是在分析古代文学和圣经等作品时太过简单，很少关注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早期苏联文艺学矫枉过正的一种通病，但其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文艺现象的初衷和作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历史地看，《西欧文学史指要》仍不失为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文艺学的一部重要论著，它带有英雄年代的明显局限，也闪现出革命时代耀眼的光辉。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文艺学对讲课中所谈到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不再认同西方史诗是源于神话的观点，也不再同意英雄史诗是从封建主那里流传到民间的说法。此外，学术界对卢纳察尔斯基在第 6 讲中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他人之作的观点也认为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对此，莎学研究者 在 20 年代末已经作了有力的论证；卢纳察尔斯基知错必改，后来他对这位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类似的评价偏颇之处，在第 13 讲中对丹麦作家安·尼克索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政治判断上也有所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 20 年代初安·尼克索的创作走势确实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而罗曼·罗兰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呼吁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言论使卢纳察尔斯基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一度产生了怀疑；后来，安·尼克索的创作倾向渐趋明朗，罗曼·罗兰也放弃了先前的观点，转而赞同代表新世界的社会主义理想，卢纳察尔斯基对他们的态度自然也改变了。至于卢纳察尔斯基当时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或褒或贬的评价，现在看来，有的显然已经过时，有的也还有商榷的余地，毕竟

文艺学已经发展半个多世纪了，此时此地已非彼时彼地，但《西欧文学史指要》一书在普及苏联文艺学对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

《西欧文学史指要》出版后曾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短短数年内一版再版，每次再版前卢纳察尔斯基都要仔细对书稿进行修订，删除一些自己感到不满意或认为观点已经陈旧或表达不确切的地方和提法，如“古代资本主义”、“古代封建主义”和认为早年基督教神甫是“无产阶级参谋部”的提法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卢纳察尔斯基生前一再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唯恐自己的研究落后于新时代科学思想发展的步伐。

本书译自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P. M. 萨马林教授主编，莫斯科文艺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 8 卷集《卢纳察尔斯基文集》第 4 卷，书中注释和译者前言所用资料也大都源自该文集的第 4 卷。

本书在译注过程中有幸得到社科院研究员庄慧君同志的鼎力相助，译者在此特表达真诚的谢意。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郭家申

2012.8.17 北京

初 版 序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请我今年给他们开一门外国文学的课。

课题为《西欧文学史指要》，一开始我心里有很大疑虑。

即便这是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我当然也不敢自诩能够开一门有点真才实学且内容广泛的大学课程。讲课次数本身也涵盖不了这一内容极其广泛的课题，也不可能介绍很多细节，何况我的听众，一方面，只能拿出相对较少的精力花在这一课程上，因为他们还有其他许多——说到底——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很想有一本简单的概要，帮助他们了解整个文学，这就使我不可能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只能将讲课内容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内，在时间和空间上总体加以压缩。

当然，讲课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那就是：如给我两个小时的课程，有时备课我连两小时的准备时间都没有。这样就不得不运用我旧有的知识，稍微补充一些新的材料。所以，我的课变成了一系列即兴的文学演讲。不过我毕竟是将这些演讲组织成前后连贯的历史概论。

这些演讲的目的是，一方面，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指出作家和文学作品跟各自时代特点的联系，提示它们的阶级实质；另一方面，引导我的年轻听众们热爱文学，学会尊重过去的遗产，不仅不能将它们看作是某种令人讨厌的陈旧的垃圾，而且要把它们看成是一系列思想感情、幻想的伟大奋进和努力；它们追求的是人文精神（也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的基础）对各种各样黑暗势力的胜利。

我不仅尽量说明昔日伟大文学作品的内在道德价值，同样，我还想尽可能地教会大家评价它们直接的审美魅力、动人的情感音乐及其所蕴含的众多人物形象。

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学校找到我，建议我将讲课的速记稿进行出版，但有一些理由促使我同意付诸出版。第一，自始至终，我拥有数百人的忠实

听众，他们非常专注地——我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感动地在听我的课；第二，上最后一堂课来了很多大学生，有位年轻的同志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讲述了听众的印象和他们所得到的收获。他通过几乎非常准确的表述，指出了我认为是我开课基本目的同样的东西。

这一情况促使我认为，即使讲堂外面也有许多我们年轻的工农青年，对于他们来说，此书也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当然会回到这个课题上来，对内容进行加工，用新的材料加以充实，重新审视有争议的地方，然后，也许我就能注意同志们批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无疑今后还会有的。

我将此书献给那些听我讲课的杰出的青年，我们在一起上课差不多有30小时，回想起来我感到非常愉快。

再 版 序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出版我的讲稿时我是心存疑虑的。这些疑虑反映在至今还保存着的第一版序言中。

然而读者对我这本书的反映很热情，对该书的评论或多或少也都是正面的。书很快就卖完了，需要出第二版。如果我能够将该书完全重新加工，使之具有一部严肃著作的扎实性，那我会很高兴的，因为当时时间紧迫，我不可能对该书作这样的加工。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情况仍不允许我这样做，不仅不能写出一本我梦寐以求的正经的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文学史——哪怕是欧洲文学史也好，——来替代现在这一本，甚至无法保证将这一系列讲座的内容研究透彻，文体搞精确，对讲课所涉及的文学现象进行深思熟虑的说明。

我只好将书维持原样。虽说有些名不副实，再版可能叫做修订本。

讲课中从容自然的语调，勤奋努力但有不少失真的速记记录，但它毕竟只是一份速记记录稿，——主要的内容还是保留下来了。不过我将该书仔细地重读一遍，并且认真地进行修改，做些文字加工。

同时，我吸收了评论家们的许多意见，在实质上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从这个意义上说，已故的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维奇·弗里契给我指出许多宝贵意见。最后，我自己在许多地方也做了些修改、订正和补充。

在这一段时间内——从本书第一版问世至今——对西方文学史进行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的领域并没有发生特别的进展。使我这本书可能变得毫无用处的新著作并未问世。

和以前一样，除 И. С. 柯冈、B. M. 弗里契两人的著作外，在这方面我的讲稿仍然是唯一的一种尝试，而且原先的根据使我认为，尽管我的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对我们的青年人还是有益的。

目 录

第一讲

什么是文学和文学艺术？研究文学作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文学和一般艺术在各相关时代内在发展的基本规律。

各时代之间的革命过渡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1)

第二讲

古希腊文学：英雄叙事诗、抒情诗、戏剧。发展鼎盛时期。

衰落的形式。关于罗马文学的几点意见。…………… (22)

第三讲

中世纪世界及其发展的一般概念。中世纪文学艺术概论。…………… (53)

第四讲

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过渡与早期文艺复兴。但丁。

彼特拉克。薄伽丘。文学中文艺复兴最初浪潮概论。…………… (76)

第五讲

晚期文艺复兴。概论。德国人文主义。伊拉斯谟。

胡滕。西班牙文学。西班牙戏剧。塞万提斯。…………… (104)

第六讲

莎士比亚及其时代。…………… (132)

第七讲

宗教改革与反动势力。巴洛克风格。清教徒。弥尔顿。

路易十四时代。…………… (155)

第八讲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文学。…………… (179)

第九讲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文学。…………… (208)

第十讲

浪漫主义文学。…………… (234)

第十一讲

拜伦、雪莱和海涅。…………… (263)

第十二讲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现实主义。…………… (287)

第十三讲

西欧当代文学。…………… (321)

第一讲

什么是文学和文学艺术^①？研究文学作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文学和一般艺术在各相关时代内在发展的基本规律。各时代之间的革命过渡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今年，我试着给大家开一门课，题名叫做《西欧文学史指要》；这个题目，一看便知道它无意成为一门系统的课程。很有可能，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代——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它不允许我最后完成自己的计划；但是我想，关于这一点，也用不着特别感到发愁；我这门课的特点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文学进行历史的研究，因此，我是否能够向各位举出4个例子、8个例子或者12个例子，——这都无所谓。你们以后自己可以试着用同样的方法，搜集相关的材料，以特定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

我今天这一讲，是这门课程的绪论。我尽量来说明对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些原则。

艺术文学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现象，是艺术的一部分。艺术，其本身就是社会生活文化上层建筑之一，人类的产业、经济是它的基础；艺术、哲学与其他一切上层建筑和经济一起，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的共同现象。正是从“人类文化”这个总的概念出发，我们今天便从这里开始讲起。

什么是文化？在这个外来语（культура）原先的语言中，文化是相对于“原生态”而言的。从本质上说，可以将这两个词汇——“原生态”和“文化”——的概念截然对立起来，即原始状态的和经过文化加工的。通过这

^① 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泛指出版物，而“艺术文学”是指狭义的文学，即文学作品，即我们习惯称的文学。——译者注

两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了。原始状态的，意味着改变它的人类之手从未接触过它——比如说，在某个原始森林里发现的天然矿泉水和植物。如果有人通过劳动的过程开发了它们，同时怀有自己的某种目的，这已经是文化了。也就是说，凡是我们从周围环境里发现并经过人的双手改变了的东西，都属于文化。但这只是一个有点狭隘的定义，因为文化不仅仅指各种物质对象、东西和从大自然那里获取并经过加工的某些元素。文化同样还包括这样一些现象——它们有时会反映、表现在各种对象之中（而且其实质并不在这些实物之中），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反映在某些实物中。为了给这部分文化对象下个定义，人们有时候就用精神文化这个提法。虽然“精神”一词相当令人反感，因为它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让人联想起宗教神职人员，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也用过“精神文化”（geistliche kultur）这个提法，而且现在也很难想出另外一个提法。

例如，书是一种实物；但其实质却不在于它的物质内容，即纸张和作为符号的字母，而在于书中这些符号、图画所表达的意思。在某些情况下，技能、知识，也许还有大脑的某些遗传属性——几乎是很难察觉地就反映在某些东西里。当我们说英国文化的时候，这不单是指大量的东西，而是指对生活独有的态度，指这个民族人们意志的特有气质，他们长期积累在这些或其他事物方面的独特经验，同样，还包括积累在人们大脑和神经中的独特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不只为个人所拥有，因为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个英国人都表现不出整个英国的文化，而其大脑和神经，可以说，也彰显不出英国的社会。

当然，如果我们对问题的态度更严格一些，能否将文化和自然对立起来呢？我们的回答将是否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原生态是脱离不开自然的。大凡人在其整个社会存在期间逐渐开展的一切活动，从本质上说，都是自然现象。因此，对立只是相对而言，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完全现实的。

我们看到蜘蛛结网，蜜蜂筑巢；但是马克思说，一只技术最高超的蜜蜂也无法与一名最蹩脚的建筑师相比，因为建筑师能够将原材料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建造。人的这一属性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至今保存下来的人类存在的最初阶段本身就保存在地下的文物中。人从迈出最初的步子起就具有这种特点，虽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这已经使他有别于其他动物了。甚至有人曾提议不称人为 *homo sapiens*（智者），而称其为 *homo faber*（工作者）、制造工具者、“使用工具者”，因为只有人与

生俱来就有这种极其复杂、精巧的劳动属性，他能以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对事物进行再创造。有的动物也能够造出很好的东西，看上去好像也很有目的似的，但它们的这种目的性是它们的本能使然，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它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些合理的东西的概念。动物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劳动过程安排得很合理，而且进行得很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划出了特定的目标，而是因为它们的机体无可避免地要达到这样的结果。

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人在个人的一生中一直在积极学习适应周围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不仅在生理上适应，社会上也要适应。他要应对从自然界得来的种种印象，他在自己创造性工作中与其他一切动物有极大的不同，这使我们有权认为，唯有人在创造文化，而且只有在创造与“原生态”概念相背离的世界——技能、观念、能力及由此产生的物的世界。

经营管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对此，我简单说几句。

希腊文的“经济”（oikonomia）或俄语的“经营管理”（хозяйствование）意味着什么呢？后者显然源自“当家人”（хозяин）一词；希腊文也是这样，只有一点不同，希腊文“经济”的词根有经营产业、房屋本身的意思，在我们这里就是当家人，是人的意思。人在自己的产业、房屋管理中周围总离不开自身文化的对象。这就是自然的那一部分，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需要，动手对这一部分进行加工改造；而经营管理过程的本身，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的过程。经营管理是文化过程的一个部分，通过它，人与自然进行斗争，使自然适合自己，满足自己主要的和起码的需求。因为事关饮食、穿衣、取暖、住房，等等，还因为我们要和经营管理打交道。这样，经营管理的规模可能发展得很大，可能像资本主义时代那样，表现为非常庞大的工厂机构、道路交通机构，等等。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事情本身。经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财富，而财富就是那些储备、方法或生产工具，借助于它们，随时便能够满足而且是广泛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起码的必需品的生产，是经营管理的最主要本质。这些东西不仅有人们直接需要的，而且有他们为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作为动力来源的工具、燃料等物品。

当然，当统治阶级有可能剥削劳动阶级的时候，它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还超出这些需求，从起码需求的观点看，使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甚至豪华奢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有些走出了经济的范畴。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量时说，很难对奢侈品的价值作出判断。这里，